

# 《彩筆間的歲月--畫師養成記》

## 第一部：畫筆的召喚

「這世界總是在歌頌英雄、推崇天才，而大部分的我們，都只是個在自己領域努力不懈的普通人而已。」

### 丹青初筆

台南郊區某間小廟整修現場。

在一架已被踏的幾無銳角，帶著僕僕塵土的木梯上，他整日或坐或站或倚，雙膝常因固定姿勢過久而發麻著。接近傍晚，想要再畫一下就準備下工的他，看看這座才畫完一半的門神，他輕輕嘆口氣，雖然歸心似箭，但想到還要準備明天的工作跟器材，就想說再待半個小時，先把待辦的細節完成，就可以離開這個瀰漫油彩

氣味的工作場，去忙其他的待辦事項。他幾乎是很多事都自己來，除非是些比較大量的採買或太繁複的施工讓徒弟來作，自己看著事情妥當做好比較踏實。

這味道，像極過去熟悉的空氣，除了溶劑的氣味縈繞著，彷彿未曾散去，是另一種帶著溫熱氣息的味道在腦中浮現，啊！是桐油彩！它們是不同時代的彩繪油彩，它們給予鼻腔的刺激感受雖然不同，卻如同煙霧，在現實與記憶裡縈繞不去，在不同時空中逐漸漫延展開。如同傳統與現代的更迭，在於時間的推行與觀念的選擇。



潘岳雄年輕時在春源畫室忠義路舊址 2 樓拍攝的相片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他是位台灣傳統彩繪畫師，叫得出的名號的名師。在以往台灣關心藝文的人不多的時候，他仍是為地方所認識的畫師。他說以前人家都會把他們當工匠，是這幾年開始重視文化資產，才有人稱他們為「畫師」。他是三代傳承的彩繪家族第三代，目前是家族最後一位畫師。他自認沒有畫得比同輩好，也沒有贏過自己知名的父親、祖父輩，但是他為人謙遜溫和，也廣結善緣，創立「台南市傳統藝術薪傳學會」，培養民間的徒弟、學生將近 20 多年。他總覺得自己的身影常重疊著自己的父祖，所以得獎時他說，這是他們一家三代人得的獎，認真地開玩笑說是百年老店。

他對自己的作品總有不滿意的地方，人家問他最喜歡哪幅畫，或那個廟是他的代表作，他總說沒有，他永遠在學習改進。

沒錯，只有自己可以看得到自己的缺點，對一般藝術家而言，是永遠不會滿足於作品現狀的，尤其是這輩子看過這麼多彩繪能手，其中兩人是自己的父親、祖父！他們宛如崇高的指標，穿過時間的長河不斷地提醒著他。看著某些地方微抖的線條，他常感嘆自己老了，手不穩了。那是微微的跳動的曲線，彷彿自己年輕時遇見她時的心跳。不會輕易被人發現的那種。

畫筆在他指間顫了一下。

他慢慢伸直右手，筆尖落在門板的上，那是用墨筆繪滿著鱗片的龍身，上面還未塗覆黏貼金箔的金箔油。但他沒立刻繼續處理下去，就著淡淡金黃餘暉光線，在可看到粉塵飛舞的當下，在輕緩下來的呼與吸之間，他閉上眼——那熟悉的聲音就從記憶裡被勾出浮現了。

時間：1977 年秋

地點：台南市法華寺廟門

「手袂當顫，神的目眉毛，愛一筆一筆畫好。」

一位長者站在他背後，聲音不大卻很清晰，那語調卻是溫和，像那不經意吹過門縫的微風。那時岳雄師正當 36 歲，即將成為是第三代的「春源畫室」傳人，身邊指導他的是他的父親。當時國際時勢變化，中美斷交，大批美軍的部屬「Navy Exchange」從台南撤退，他也因此被迫從位在台南空軍基地，美軍海軍所屬的福利社的美工設計組離職，開始在父親身邊幫忙彩繪工作。在法華寺正式出師成為畫師，是父親為他安排的驚喜。

當時的他已娶妻，剛組成小家庭，孩子尚為年幼。他從小跟在父親身邊幫忙、學習，什麼題材、部位都已經會畫，除了開面還是由父親處理之外，他都已經可以處理。而落款都是寫父親名字，因為他是真正的畫師。他當然很佩服並崇拜自己的父親，認為自己永遠無法超越他。他堅信自己永遠無法超越父親那爐火純青的功力。但，他呢？心中稍有擔憂的原因是，除了何時才能真正出師，他什麼時候才能真正「出師」，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畫師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？他雖然有著來自家裡長輩的支持，但想著家裡自己一家妻小，身為一家之主仍不免有點擔心起未來，那眉頭，就鎖得更緊了。



法華寺外觀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

法華寺門神全貌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早些時候來到這工地，門神當然尚未上底，這前置作業向來由他來處理。他向來只負責打底、畫花、畫彩等二手師傅工作，雖然從十幾歲起就一直有在父親身邊學習怎麼畫門神，所有程序他都信手捻來。那天，如常經過上午的前置作業，下午吃完午飯歇息後，岳雄正待拿起毛巾正待擦臉，父親看著門板，跟他說：「今仔日 hō 你繪門神的目睷。」

這是他第一次嚐試完成整副門神。那第一筆剛點下去的時候，他覺得整道門都彷彿晃了一下。他感覺手心在冒汗，畫筆上白色顏料像那汗水灼燙過的顏色，不只輕啄門板，還滲進他的指縫。父親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站著看他，像一座參天巨木座在森林深處，一路看望守護著他的旅程。陽光從寺廟外偏射進來，空氣中浮著細塵，他聽見筆毛輕輕劃過的沙沙聲，一筆，兩筆，然後轉筆一一那不是作畫，那過程彷彿是個旅人在攀爬一座有著陡峭山坡的高山。

他也常覺得畫建築物高空彩繪時，彷彿壁虎，第一步得一步步小心翼翼地鷹架上，或站或蹲，無論如何，保持平衡是第一要務，站穩了，才能找到倚靠的支撐點，然後妥妥地對著牆面作畫。第二步，開始持筆對著垂直面作畫，是違反人體工學的。作畫手勢依常應該是對著平面的媒材去運筆，然而面對著平行身體，垂直於地面的牆面，就得轉成以手掌垂直的手勢去，作上下左右的流動，想像僅用一個筆尖對著牆面施力，是有多不容易，這時，一支長木尺對畫師就很重要了。長木尺能協助丈量畫面大小細節之外，也可以用它輕輕斜抵住牆面，以減輕手臂懸空的壓力，並增加畫師手部的靈活度及穩定度。

這種作畫方式，試想仿若圓規，如何協調運用身體核心的力量去帶動手部，如何斟酌手部力道實壓或輕點畫面，還真需要時間的練習，所謂「功夫」就是形容這種境界吧。因此，手與身體的協調也很重要，現代人說的「肌耐力」大概是這麼回事。

無怪乎，他的父親在作石灰大壁畫的前一晚總睡不好。畫師至現場時，通常泥水師傅會一早塗敷好石灰，畫師只能趁壁面仍溼潤時，在上面打好作畫底稿，就著那在牆面若有似無的線條，緊接著一切只能靠畫師凝氣運筆，一氣呵成，用最柔軟的筆尖與堅硬的牆壁做一場非抵抗的展演！或許，此時畫師原本累積的壓力，也能透過這過程，緩緩地隨筆間釋放，幻化成綺麗而讓人驚嘆的圖案。



鷹架上進行彩繪工作之情形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

法華寺門神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

門神落款

來源：潘岳雄提供

就像他一貫柔軟的內心，有著對萬事萬物的理解與包容力去面對這世界讓人不舒服的部分，包括自己的懼高症。鷹架也好，搭飛機也罷，他一直很不能夠待在高處，這些事會讓他暈眩。澎湖的一個大彩繪案子兼具了前述的痛點，他只能勉強做完工程的前半部，後半的工作委託一位長年合作的彩繪師幫忙收尾，只因在空中垂直作畫之於他並非攀爬而已，這是對他心理壓力的加劇。

直到最後一筆完成，那對眼睛的眼神才像活起來似的，眼尾微微向外鳳眼挑起，仿佛對他眯眼笑了一下。他接著修飾其他門神的細節，父親一邊指導，直到來到至關重要的落款時刻，他抬頭望著父親，麗水師只是點了下頭，看著他把名字、日期落筆。

「丁巳年 春月 潘岳雄 謹畫」

他輕輕地將筆落下。這次手不再顫抖，筆從輪廓邊緣劃過，如激水流石，似不留痕跡，卻無聲地刻進這道門。完成後，他提筆，再度抬頭看了看父親，那老畫師，只是看著門神，帶著似有若無的微笑，輕輕地說：「好，歇了。去把筆收收 hè。」

岳雄師看著那座新落成的大廟，心中湧上滿滿的安慰。他站在廟前，眼前的門神彩繪熠熠生輝，紅色的臉龐和金光閃閃的甲冑，在陽光下閃耀著。他的手指輕輕觸過那些精緻的線條，彷彿能感受到每一筆劃背後的歷史與傳承。他深吸

一口氣，心中不禁感到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感湧上來。這是他多年來辛勤努力的成果，也是他與清代即活躍的文人畫師祖父、日治時期初試啼聲，至民國後聲名大噪的父親的技藝傳承，和他與時俱進的心靈狀態的結晶。

「這是我畫的門神。」他滿足地想著，卻並不因此感到特別值得驕傲。這對台南市法華寺的門神，就是岳雄初試啼聲的重要代表作。此時他的父親潘麗水也已經六十餘歲，在兒子完成此畫作後，相偕與夫人再次前往欣賞並留影紀念，以家族關懷的方式，表達世代傳承的精神，及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深情。

———

欸地，筆尖從回憶中抽回，他微微地重新睜開眼。眼前的門神已完成半張臉，歲月斑駁之中，他忽然想起，當年自己畫的那道眉眼，如今是否還安在。

岳雄師現已經高齡 82 歲，生活仍圍繞在彩繪創作與教育傳授工作上，已是桃李滿門。他看著門神的眼睛，眼神有時會不自覺地放遠，彷彿穿越了時間與空間，看到了更遙遠的自己。